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四十九回 胡寶玉避暑遣愁懷 汪桂芬揮金消豔福

且說寶玉返滬後，現在暫住在秀林家中。當夜睡不安穩，心如焚絲。始則感慨青春，徒嗟老大；繼則思為鴛婦，籌劃將來。計算到天明，方才睡熟。一覺醒來，早已是午餐時候。吃過了飯，阿金勸寶玉出外，乘坐馬車往愚園等處消遣煩悶，遊玩到傍晚方歸。寶玉終嫌住在此間不甚暢適，皆因房屋狹小，耳目繁多，未便放浪形骸，故一心要搬往他處。先與阿金、阿珠商量一切，然後喚秀林進來，問道：「奴格幾化家生，過仔故歇端午節，阿可以就拿轉來介？」秀林答道：「有啥勿可以呢？不過乾娘住勒奴搭，至少過一個夏，亦勿等用格套物事，橫勢奴統統有勒裡。乾娘勿做生意，才可以將就得過格，作啥能要緊去討嘍？前兩月家生浪格租鈿，奴代收勒，一共一百念塊洋鈿，到本月底為止，乾娘拿仔去罷。」說著，伸手在袋中挖出，交與寶玉。寶玉接過來一點，計共二張鈔票，回手放在臺上，方說道：「格注租鈿，奴勿拿末，要疑奴心怪格，其實奴要討回家生並無啥別樣意思，一來為間搭場化小，奴一逕住勒裡仔，僭仔一間對面正房，如果生意鬧猛，一夜擺五六臺酒，要尷尬格；二來有親娘勒浪，是啥，作興唔篤阿姆心要討厭格；三來奴夏天最怕熱，也曉得格，眼下還勿要緊，到仔伏裡，間搭房子小，遠勿如三馬路格場化。奴哪啻登得牢嘍？格句末是老實話，所以要緊托討轉家生呀，並勿是嫌待慢，勿然末，奴住勒裡仔，開銷奴格，奴落得省點哉，再勿然，奴就登勒裡做做生意，有啥格勿好呢？」阿金也插嘴道：「大先生格意思實梗，小先生，也勿必留俚過夏哉，倒是租出去格家生，阿能夠馬上討轉格勒介？」

秀林聽了寶玉這一篇話，曉得他別有意見，在此不能暢所欲言，我亦何必定要留他？況現在我的生涯甚好，非比從前，還要靠他則甚？不過我的話兒不能這樣說法，以盡我乾女兒的情理。今既嫌房屋狹窄，決計搬往別處去住，也只得由他罷了。因答道：「乾娘放心末哉，物事包勒奴身浪，一過端午節，就好去搬轉來格，只剩得幾日工夫，乾娘且耐性點，橫勢租起房子來，也要耽擱兩日勒海勒，就算碰巧就有，乾娘勒奴面浪，終要有屈住格兩禮拜，讓奴繼因魚盡盡孝心。昨日倪阿姆也交代奴格，哪啻會討厭乾娘呢？乾娘即使怕熱，住勿慣勒間搭，奴也勿敢硬留，好得故歇還勿算得熱，格落奴實梗說。」寶玉不等秀林說完，便說道：「曉得哉，說哉，奴依末哉。」

正說之間，外面搬進夜膳，彼此停口不談。用飯既畢，秀林忽說道：「乾娘，倪阿去看戲佬？」寶玉道：「只怕稍為晏（讀俺）仔點，坐格場化勿舒齊哉，阿要明朝去仔罷？」秀林道：「故歇辰光勿礙格勒，因為明朝夜裡有客人來擺酒，奴勿能陪乾娘一淘去哉。」寶玉方點頭答應，復問秀林往何處觀劇，秀林道：「眼下新開一爿戲館，叫啥格留春茶園，就勒五馬路滿庭芳格搭，腳色倒還嚙啥，倪阿就到格搭去看佬？」旁邊阿金插嘴道：「唔篤儘管講哉，辰光愈加要晏格，毫燥點走罷。」

於是寶玉帶著阿金、阿珠，秀林也帶一個大姐，計共五人，一同坐著人力車，逕往留春園觀劇。包廂已經沒有，只得坐在正樓上面。戲早做過了三出，寶玉毫無興趣，翻而觸景生愁，勉強看了幾出，惟內中一齣《打鼓罵曹》是名伶汪桂芬起的禰衡，唱工做工並皆佳妙，不覺稍稍留意。但桂芬人品平常，身材委瑣，一無足取，豈能動寶玉之心？其餘許多角色更屬泛泛，恐求一如三旦這樣品貌，只怕沒有的了。正所謂：

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。

其時戲已將畢，寶玉便與秀林等回去，毋須煩敘。

但說這幾天正在節邊，秀林甚為忙碌，寶玉卻一無所事，惟日間坐坐馬車，聊以解悶而已。好容易熬過端節，即命阿金、阿珠出外找尋房屋，卻巧小花園左近，新有一所空關的，立刻來回覆寶玉。次日，寶玉親自前去觀看，雖只有三樓三底，卻略帶西式，房間極其寬闊，軒敞異常，且門外樹木遮陰，分涼爽，甚為合意。當時就說定了，回家告訴了秀林。秀林早向前途說妥，准於初後將家生搬回，也與寶玉說了。寶玉方取歷本一看，選定六搬進新屋，然屈指尚有八天。秀林除應酬客人外，常來陪伴寶玉，無非是遊園、看戲、坐馬車、吃大菜幾件事。

忽忽已至望日，阿金、阿珠略把零星各物收拾收拾。到了下一天，寶玉梳妝之後，便交代相幫等僱了兩部塌車，先往那邊搬運討回的家生，進了新宅，然後再將此間的箱籠雜物搬去。已有午牌時候，秀林留寶玉吃了中飯，約摸一下多鐘，叫了兩部皮篷馬車，整備了饅頭糕，親送寶玉進屋。

寶玉、秀林與阿金、阿珠等分坐了兩部馬車，一逕向小花園而來。直至門前停歇，一同下車走入，見客堂中的擺設早已草草佈置。寶玉等也不細看，大家上了洋式樓梯，走到樓中間，看那前面一排玻璃百葉窗開著兩扇，外面是鐵欄杆的洋臺，憑欄眺望，風景天然，足令人賞心悅目，煩悶全消，洵是熱鬧場中的清涼世界。昔人有詠小花園詩一首云：

漫道花園小，清幽曲徑通。

俗塵消萬斛，勝地辟三弓。

夜聽樓頭雨，涼招樹上風。

子山如到此，即景賦偏工。

上首一間是寶玉做臥房的，眾人到了裡邊，見一切西式的牀檯臺椅均已陳設停當，惟牀上的帳子、被褥，臺上的供玩等物尚未安排，因各件均係阿金、阿珠歸管，此刻阿金、阿珠開箱取物，登時佈置起來。寶玉與秀林看他們一點綴，那消半個時辰，早已妥貼完備，都不須寶玉費心。按此等事書中甚多，毋煩細表。秀林坐談至傍晚時候，因家中有人叫喚出局，只得告辭而歸，不提。

仍說寶玉遷居既定，正值黃梅時節，天氣驟然潮熱異常，幸得此間樹木森森，涼風習習，綠上窗紗，陰遮簾幕，彷彿四月清和天氣，好一個避暑的所在。寶玉甚是快心適意。所不足者，夜間獨宿孤眠，難免興踴踴涼涼之歎。但邇來毫無所事，且將寶玉暫擱一邊。

要說那留春戲園的名伶汪桂芬，就是前天寶玉看他做《打鼓罵曹》的。桂芬雖是個戲子，卻與黃月山、楊月樓、三旦等不同，品貌既屬卑陋，身軀又復短小，並且穿著並不考究，無一毫伶人的態度，略略有些呆頭呆腦，因此人人叫他汪蹶頭。惟唱鬚生極佳，馳名海上，一時有「汪調」之稱。花叢中莫不爭相倣效，趨步後塵，真不愧與譚叫天齊名。但他一種脾氣與人各別，每月所得的包錢，不下千金，他卻隨手棄擲，毫無半點吝惜，看得銀錢如糞土一般，即使債務叢身，亦所不顧。至於他的嗜好，別人也說他不出，說是貪財，財亦未嘗不貪；說是愛色，色亦未嘗不愛。其實貪既非真，愛又是假，無所謂貪，無所謂愛，純是一片天真爛漫之心，到處皆逢場作戲，見獵心喜而已。那天上臺演劇，扮的是《打鼓罵曹》的禰正平，正當解衣袒裼後，身子向外坐著，兩手播鼓，淵淵作金石聲，偶爾抬頭觀看，見對面正樓之上，坐著幾位婦女，內中寶玉雖不認識，卻因他微有姿色，妖嬈動人，衣服又嬌豔奪目，料定是一個妓女，不覺為之意蕩神迷。這也是他們該有此一段短緣，不然，戲園中婦女不少，難道一個都不如寶玉嗎？不要說別的，即並坐的秀林，年紀既輕，姿首亦未嘗不佳，怎麼會偏偏看中了寶玉呢？

閒話少敘。當夜桂芬做完是戲，聽得同事中在那裡談論，說胡寶玉久不在申，聞係往北京去的，今夜又來看戲，不知是幾時回來的。桂芬問道：「那個是胡寶玉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在臺上做戲，怎不見正樓上坐的那個中年婦女嗎？」桂芬聽了，方知即就是他。略轉了一念，復問道：「你們既然認識他，可曉得他的住處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從前他住在三馬路，大家都曉得的，如今他新近由京回滬，怎麼能夠知道？你不聽見我們在這裡講嗎？」

桂芬始不再問，回轉自己寓裡。不知怎樣，自從見了寶玉，心中便有些丟拋不開，恨不得立刻找著他，了此心願。可見緣份來時，漫說數年數月，即一日兩日，接一語，識一面，也是前生注定的，苟非野月老從中牽合，怎能使野鴛鴦作對成雙？這僅就男女

交合而言，若推而廣之，父子有緣，兄弟有緣，親戚有緣，朋友有緣，均不離緣之一字。今桂芬該與寶玉邪緣湊合，不禁戀戀於是，故無事之時，常在三馬路、四馬路、五馬路團團一帶尋訪。初以為寶玉是花叢中人，必然有金字商標高掛在大門以外，易於探問消息，不意一連數日，竟如海底尋針，毫無捉摸，早為之心灰意懶，興趣索然。

其時寶玉正住在秀林家中，既無做生意的牌子，而且初回上海，即從前一班熟客，除與秀林往來的幾個外，曉得寶玉寄居在此，其餘卻一概不知，無怪桂芬找訪不著。後來寶玉遷移至小花園，外面雖略有風聞，又傳不到桂芬耳內，究竟桂芬是個戲子，比不得那班嫖客們，時常在花叢中遊玩，恒聽得他人傳述。若照這樣說法，寶玉無心於桂芬，則桂芬永無相見寶玉之期了？

不知事有湊巧，那天應該他們會晤。桂芬有一個朋友，新從天津來申，租寓在跑馬廳左近，桂芬前去造訪，也不坐人力車，緩步而行，路過小花園，天尚未晚，看兩旁樹木蔭濃，涼風透體，暑氣全收，心中甚為欣羨，因此立定了腳，向四圍觀望景致，猛見一所洋樓上面，有三個婦人斜倚鐵欄，惟打扮不同，顯然是一主二僕，在那裡指點談笑。桂芬一望之間，遠遠地尚不清楚，但覺得身材俊俏，舉止風流而已。及至走近了數步，抬著頭定睛細視，不禁心花為之大放。正所謂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

原來不是別的婦人，就是天天想念、日日尋訪的那個胡寶玉。不料他即住在此間，但初邊我也來過，怎麼沒有見呢？況他門上現貼著「姑蘇胡寓」，難道我當時眼睛花了嗎？既而仔細一想，忽然大悟，記得那日門上貼著召租，還是一注空屋，大約他新搬到這裡的。只是我怎好貿然闖進去呢？他雖本係妓女，而現下未掛招牌，我若走入裡邊，被他罵將出來，如何是好？

桂芬正值躊躇之際，寶玉同阿金、阿珠還靠在欄杆上觀看，也見下面有一人走來踱去，不時呆呆的向上睜瞧，寶玉卻不認識是桂芬，回頭向阿金說道：「看下底格格人，立仔勿知啥辰光哉，一逕對仔倪看，只怕有點癡格。」阿金未及回答，阿珠先說道：「我看格格人像煞面孔野熟篤，搭仔留春園裡格汪桂芬差勿多，勿知阿就是俚？我本則眼睛蠻凶，隨便啥人，見過仔一面就認得格。不過故歇勿著做戲格行頭，格落我認勿准哉。阿金姐，格眼光也勿推扳，細細教認認看。」阿金道：「看上去實頭是俚篤，我猜俚末，一定看見仔倪大先生，心裡勿轉好念頭，想弔膀子。倒是格種神氣，真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哉。」阿金嘴裡這樣說，眼睛卻向著寶玉看。

寶玉此時被他們二人提醒，重又向下細加辨別，果然是他，雖心中不甚合式，而現下在此避暑，正苦夜間無人陪伴，他既送上門來，我不免將就些兒，邀他入內，以消寂寞，有何不可？況他是個有名出色的伶人，外貌縱然不揚，內才或者有餘，我且請來一試，免得有以貌取人之失。寶玉打定主意，就湊著阿金耳朵，錯落錯落說了幾句。阿金點頭微笑，連稱「曉得」，遂即一手拉著阿珠，急忙移步下樓。阿珠早已會意，跟著阿金到了門外。仍見桂芬立在那裡出神，阿金便高聲喝道：「格格人倒少格，嚙不啥一逕立勒浪仔，朝仔倪樓窗勒看格，阿是想討耳（讀倪）光吃佬？」阿珠也道：「看俚賊頭賊腦，只怕是看腳地，勿然末，問搭胡家（讀夾）裡，亦勿勒裡做戲，有啥格好看介？」說罷，笑了一笑。這幾句話，分明是撩撥桂芬。

桂芬正當呆想，忽見他們出來，未免有些忸怩，及聽了他們的話，卻並無半點怒容，料得他們有意前來勾搭的，便隨口答道：「我立在此間歇息，不犯什麼禁，因何就出口傷人呢？」阿金道：「勿實梗鬼頭關刀，倪自然勿罵哉。」桂芬道：「我要想找訪一個人，因與你家同姓，所以在此立了多時，你們就罵我做賊，實在冤得狠。」阿金道：「姓胡格末多得勢，勿但是倪一家，要問啥人佬？」桂芬道：「我問的是胡寶玉先生，從前住在三馬路這邊的，你們可曉得嗎？」阿金卻不說明，先故意問道：「姓啥叫啥？要尋俚啥正經佬？」桂芬道：「我叫汪桂芬，雖尋他並沒正事，卻要見見他的面呢。」阿金方說道：「問搭就是寶玉先生住格場化，勿長遠搬得來格勒呀，要見俚格面，終有點事體格。」桂芬恐他們從中作難，因道：「相煩你們二位引導，我見過了你家先生，請你們二位吃茶可好？」阿金、阿珠均答道：「茶倒吃，不過倪剛剛得罪仔，肚裡見氣介！」說著，回身在前引領，桂芬在後跟隨。進了門，上了樓，阿金先請他在中間坐了，方始進房告訴寶玉。

其時寶玉下了洋臺，在房坐候，聽說桂芬已在外面，即便老著臉徐步出房。桂芬剛正坐定，忽聞得一股非蘭非麝的香氣，從鼻觀直透腦筋，知是寶玉來了，急忙將身立起，果見寶玉掀簾而出，即搶步上前叫應。寶玉看他有些呆氣，不禁微笑一笑，也回叫了一聲，假作問他尊姓大名，桂芬一一實言回答，又說了許多仰慕的話。寶玉略略謙遜，便請他進房坐下，阿金等送過香茗、煙袋。寶玉免不得請問桂芬來意，桂芬無非自表相思之念。彼此談談說說，不覺天色已晚，寶玉因與他初次會面，不便下榻留髭。桂芬坐了好一回，只得起身回去，連戲都沒有去做，悶過了一宵。次日自己忖念，昨夜他並不留我，大約我未曾結交所致，故到下午四下鐘，懷中藏著一卷鈔票，重到寶玉家中，即將鈔票贈與寶玉，作為夜度之資，又開銷了阿金、阿珠、相幫等十餘塊錢，算是買茶吃的。正是：

名優也墮銷金窟，彼美重開賣笑樓。

不知寶玉得了銀錢，怎樣接待桂芬，消此長夏，且看下回直接。